

卷第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

長恨傳 無雙傳

長恨傳 (陳鴻撰)

唐開元中，秦階平，四海無事。玄宗在位歲久，倦於旰食宵衣，政無大小，始委於丞相。稍深居遊宴，以聲色自娛。先是，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，相次即世；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，無悅目者。上心忽忽不樂。時每歲十月，駕幸華清宮，內外命婦，焜耀景從，浴日餘波，賜以湯沐，春風靈液，淡蕩其間。上心油然，恍若有遇，顧左右前後，粉色如土。詔（「詔」原作「謁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高力士，潛搜外宮，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。既笄矣，鬢髮膩理，纖穠中度，舉止閒冶，如漢武帝李夫人。別疏湯泉，詔賜澡瑩。既出水，體弱力微，若不任羅綺，光彩煥發，轉動照人。上甚悅。進見之日，奏《霓裳羽衣》以導之。定情之夕，授金釵鈿合以固之。又命戴步搖，垂金璫。明年，冊為貴妃，半後服用。由是冶其容，敏其詞，婉孌萬態，以中上意，上益嬖焉。時省風九州，泥金五嶽，驪山雪夜，上陽春朝，與上行同輦，止同室，宴專席，寢專房。雖有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一御妻、暨後宮才人、樂府妓女、使天子無顧盼意。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。非徒殊豔尤態，獨能致是；蓋才知明慧，善巧便佞，先意希旨，有不可形容者焉。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，爵為通侯，姊妹封國夫人，富埒主室。車服邸第，與大長公主侔，而恩澤勢力，則又過之。出入禁門不問，京師長吏為之側目。故當時謠詠有云：「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歡喜。」又曰：「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卻為門楣。」其為人心羨慕如此。天寶末，兄國忠盜丞相位，愚弄國柄。及安祿山引兵向關，以討楊氏為辭。潼關不守，翠華南幸。出咸陽道，次馬嵬，六軍徘徊，持戟不進。從官郎吏伏上馬前，請誅錯以謝天下。國忠奉釐纓盤水，死於道周。左右之意未快，上問之，當時敢言者，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。上知不免，而不忍見其死，反袂掩面，使牽而去之。倉皇輾轉，竟就絕於尺組之下。既而玄宗狩成都，肅宗禪靈武。明年，大凶歸元，大駕還都，尊玄宗為太上皇，就養南宮，自南宮遷於西內。時移事去，樂盡悲來，每至春之日，冬之夜，池蓮夏開，宮槐秋落，梨園弟子，玉管發音，聞《霓裳羽衣》一聲，則天顏不怡，左右欷歔。三載一意，其念不衰。求之夢魂，杳杳而不能得。適有道士自蜀來，知上心念楊妃如是，自言有李少君之術。玄宗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游神馭氣，出天界，沒地府，以求之，又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上下，東極絕天涯，跨蓬壺，見最高仙山。上多樓閣，西廂下有洞戶，東向，窺其門，署曰《玉妃太真院》。方士抽簪扣扉，有雙鬟童出應門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而雙鬟復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詰其所從來。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「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」於時雲海沉沉，洞天日晚，瓊戶重闔，悄然無聲。方士屏息斂足，拱手門下。久之而碧衣延入，且曰：「玉妃出。」俄見一人，冠金蓮，披紫綃，珮紅玉，曳鳳舄，左右侍者七八人，揖方士，問皇帝安否。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，言訖憫然。指碧衣女，取金釵鈿合，各折其半，授使者曰：「為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」方士受辭與信，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因徵其意，復前跪致詞：「乞當時一事，不聞於他人者，驗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鈿合金釵，罹新垣平之詐也。」玉妃茫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「昔天寶十年，侍輦避暑驪山宮，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秦人風俗，夜張錦繡，陳飲食，樹花燔香於庭，號為乞巧。宮掖間尤尚之。時夜始半，休侍衛於東西廂，獨侍上。上憑肩而立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為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」因自悲曰：「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，復於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在天，或在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」因言「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唯自安，無自苦也。」使者還奏太上皇，上心嗟悼久之。餘具國史。至憲宗元和元年，周至縣尉白居易為歌，以言其事。並前秀才陳鴻作傳，冠於歌之前。目為《長恨歌傳》。居易歌曰：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；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不識。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，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漢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。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漁陽鞞鼓動地來，驚破《霓裳羽衣曲》。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縈回登劍閣。峨嵋山下少行人，旌旗無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，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。天旋日轉回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？春風桃李花開夜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西宮南苑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梨園弟子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娥老。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。遲遲鍾漏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？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。為感君王輾轉思，遂令方士慙慙覓。排空馭氣奔如電，昇天入地求之遍。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。樓殿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名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金闕西廂叩玉肩，轉教小玉報雙成。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裡夢魂驚。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雲鬢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《霓裳羽衣舞》。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含情凝睇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。昭陽殿裡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。回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。空將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劈黃金合分鈿。但令人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臨別慙慙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。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：「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」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無雙傳 (薛調撰)

唐王仙客者，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。初，仙客父亡，與母同歸外氏。震有女曰無雙，小仙客數歲，皆幼稚，戲弄相狎，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。如是者凡數歲，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。一旦，王氏姊疾，且重，召震約曰：「我一子，念之可知也，恨不見其婚室。無雙端麗聰慧，我深念之，異日無令歸他族，我以仙客為托。爾誠許我，瞑目無所恨也。」震曰：「姊宜安靜自頤養，無以他事自撓。」其姊竟不痊。仙客護喪，歸葬襄鄆。服闋，思念身世，孤子如此，宜求婚娶，以廣後嗣。無雙長成矣，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？於是飾裝抵京師。時震為尚書租庸使，門館赫奕，冠蓋填塞。仙客既覲，置於學舍，弟為位，舅為位，伯為位，叔為位，父為位，母為位，皆如舊時。震曰：「我子，念之可知也，恨不見其婚室。無雙端麗聰慧，我深念之，異日無令歸他族，我以仙客為托。爾誠許我，瞑目無所恨也。」震曰：「姊宜安靜自頤養，無以他事自撓。」其姊竟不痊。仙客護喪，歸葬襄鄆。服闋，思念身世，孤子如此，宜求婚娶，以廣後嗣。無雙長成矣，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？於是飾裝抵京師。時震為尚書租庸使，門館赫奕，冠蓋填塞。仙客既覲，置於學舍，弟為位，舅為位，伯為位，叔為位，父為位，母為位，皆如舊時。

如故，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。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，姿質明豔，若神仙中人，仙客發狂，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。遂鬻囊橐，得錢數百萬，舅氏舅母左右給使。達於廝養，皆厚遺之。又因復設酒饌，中門之內，皆得入之矣。諸表同處，悉敬事之。遇舅母生日，市新奇以獻，雕鏤犀玉，以為首飾。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仙客遣老嫗，以求親之事，聞於舅母。舅母曰：「是我所願也，即當議其事。」又數夕，有青衣告仙客曰：「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，阿郎云：向前亦未許之。」模樣云云，恐是參差也。」仙客聞之，心氣俱喪，達旦不寐，恐舅氏之見棄也，然奉事不敢懈怠。一日，震趨朝，至日初出，忽然走馬入宅，汗流氣促。唯言「鎖卻大門，鎖卻大門。」一家惶駭，不測其由。良久乃言：「涇原兵士反，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，天子出苑北門，百官奔赴行在。我以妻女為念，略歸部署。」疾召仙客：「與我勾當家事，我嫁與爾無雙。」仙客聞命，驚喜拜謝。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，謂仙客曰：「汝易衣服，押領此物，出開遠門，覓一深隙店安下；我與汝舅母及無雙，出啟夏門，繞城續至。」仙客依所教，至日落，城外店中待久不至。城門自午後局鎖，南望日斷。遂乘驄，乘燭繞城，至啟夏門，門亦鎖。守門者不一，持白棓，或立或坐。仙客下馬徐問曰：「城中有何事如此？」又問「今日有何人出此？」門者曰：「朱太尉已作天子。午後有一人重戴，領婦人四五輩，欲出此門。街中人皆識，雲是租庸使劉尚書。門司不敢放出。近夜追騎至，一時驅向北去矣。」仙客失聲慟哭，卻歸店。三更向盡，城門忽開，見火炬如晝，兵士皆持兵挺刃，傳呼斬斲使出城，搜城外朝官。仙客舍輜騎驚走，歸襄陽，村居三年。後知克復，京師重整，海內無事，乃入京，訪舅氏消息。至新昌南街，立馬彷徨之際，忽有一人馬前拜。熟視之，乃舊使蒼頭塞鴻也。鴻本王家生，其舅常使得力，遂留之。握手垂涕，仙客謂鴻曰：「阿舅舅母安否？」鴻云：「並在興化宅。」仙客喜極云：「我便過街去。」鴻曰：「某已得從良，客戶有一小宅子，販繒為業。今日已夜，郎君且就客戶一宿，來早同去未晚。」遂引至所居，飲饌甚備。至昏黑，乃聞報曰：「尚書受傷命官，與夫人皆處極刑，無雙已入掖庭矣。」仙客哀冤號絕，感動鄰里。謂鴻曰：「四海至廣，舉目無親戚，未知托身之所。」又問曰：「舊家人誰在？」鴻曰：「唯無雙所使婢彩蘋者，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。」仙客曰：「無雙固無見期，得見彩蘋，死亦足矣。」由是乃刺謁，以從姪禮見遂中，具道本末，願納厚價，以贖彩草。」遂中深見相知，感其事而許之。仙客稅屋，與鴻蘋居。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，合求官職，悒悒不樂，何以遣時？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懇告遂中。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，齊運以仙客前御為富平縣尹，知長樂驛。累月，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，以備灑掃，宿長樂驛。氈車子十乘下訖。仙客謂塞鴻曰：「我聞宮嬪選在掖庭，多是衣冠子女，我恐無雙在焉，汝為我一窺，可乎？」鴻曰：「宮嬪數千，豈便及無雙？」仙客曰：「汝但去，人事亦未可定。」因令塞鴻假為驛吏，烹茗於簾外，仍給錢三千。約曰：「堅守茗具，無暫捨去，忽有所睹，即疾報來。」塞鴻唯唯而去。宮人悉在簾下，不可得見之，但夜語喧嘩而已。至夜深，群動皆息，塞鴻滌器構火，不敢輒寐，忽聞簾下語曰：「塞鴻塞鴻，汝爭得知我在此耶？郎健否？」言訖嗚咽。塞鴻曰：「郎君見知此驛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鴻問候。」又曰：「我不久語，明日我去後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，取書送郎君。」言訖便去。忽聞簾下極鬧，云：「內家中惡，中使索湯藥甚急。」乃無雙也。塞鴻告仙客，仙客驚曰：「我何得一見？」塞鴻曰：「今方修渭橋，郎君可假作理橋官，車子過橋時，近車子立，無雙若認得，必開簾子，當得瞥見耳。」仙客如其言，至第三車子，果開簾子，窺見，真無雙也。仙客悲感怨慕，不勝其情。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，送仙客。花箋五幅，皆無雙真跡，詞理哀切，敘述周盡。仙客覽之，茹恨涕下，自此永訣矣。其書後云：「常見敕使說，富平縣古押衙，人間有心人，今能求之否？」仙客遂申府。請解驛務，歸本官。遂尋訪古押衙，則居於村墅。仙客造謁，見古生。生所願，必力致之，繒彩寶玉之贈，不可勝紀。一年未開口。秩滿，閒居於縣，古生忽來，謂仙客曰：「洪一武夫，年且老，何所用？郎君於某竭分，察郎君之意，將有求於老夫。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，感郎君之深恩，願粉身以答效。」仙客泣拜，以實告古生。古生仰天，以手拍腦數四曰：「此事大不易，然與郎君試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」仙客拜曰：「但生前得見，豈敢以遲晚為限耶？」半歲無消息。一日扣門，乃古生送書，書云：「茅山使者回，且來此。」仙客奔馬去，見古生，生乃無一言。又啟使者，復云：「殺卻也，且吃茶。」夜深，謂仙客曰：「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？」仙客以彩蘋對，仙客立取而至。古生端相，且笑且喜云：「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歸。」後累日，忽傳說曰：「有高品過，處置園陵宮人。仙客心甚異之，令塞鴻探所殺者，乃無雙也。仙客號哭，乃歎曰：「本望古生，今死矣，為之奈何？」流涕歔歔，不能自己。是夕更深，聞叩門甚急，及開門，乃古生也，領一篋子入，謂仙客曰：「此無雙也，今死矣，心頭微暖，後日當活。微灌湯藥，切須靜密。」言訖，仙客抱入閣子中，獨守之。至明，遍體有暖氣。見仙客，哭一聲遂絕，救療至夜方愈。古生又曰：「暫借塞鴻，於舍後掘一坑。」坑稍深，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。仙客驚怕。古生曰：「郎君莫怕，今日報郎君恩足矣。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，其藥服之者立死，三日卻活。某使人專求得一丸，昨令彩蘋假作中使，以無雙逆黨，賜此藥令自盡。至陵下，托以親故，百縑贖其屍。凡道路郵傳，皆厚賂矣，必免漏泄。茅山使者及昇筭人，在野外處置訖。老夫為郎君，亦自刎。君不得更居此，門外有簷子十人，馬五匹，絹二百匹，五更挈無雙便發，變姓名浪跡以避禍。」言訖，舉刀，仙客救之，頭已落矣，遂並屍蓋覆訖。未明發，歷四蜀下峽，寓居於渚宮。倘不聞京兆之耗，乃挈家歸襄鄧別業，與無雙偕老矣，男女成群。噫！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，罕有若斯之比，常謂古今所無。無雙遭亂世藉沒，而仙客之志，死而不奪，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，冤死者十餘人。艱難走竄後，得歸故鄉，為夫婦五十年。何其異哉！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